

春融堂集

春融堂集卷三十八

青浦 王昶 德甫

序三

唐冶父詩序

余於同里陸秀才范鏐破篋中得近體詩一冊計六十餘紙
紙微墨渝蟲鼠齧食者過半無撰人姓氏及按其詩乃知爲
華亭唐冶父鎔所撰冶父始家上海繼居於吾里殆前明之
遺老伏而不出者歟其紀年則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凡四載
其同姓則有叔九諮兄士長元成弟去非坡友其朋好則有
張洮侯沈友聖許霞城王玠右金天石董得仲施及甫陸子
元吳六逸王名世宋轅文宋子建諸人其詩則沈雄蒼健淒
愴激楚蓋振觸於社稷滄桑之故而故國舊君卹乎其有餘

痛者也余嘗觀宋之末造如謝翱林景熙諸人其詩未必盡工而白石藁髣髴集各書當時珍之後世愛且護之無他勞臣志士宇宙間之正氣正氣所盤鬱固不必論其辭之工不工而皆可傳於後況以詞之工若此又安能久閱其光芒而不出乎雖然林謝之徒旣已詳於史冊載於志乘散見於叢書稗說而治父廼僅以其遺章逸簡單行側出於蟲穿鼠穴之餘雖以同郡邑如余亦不能稽其生平考其故實以行於世斯身後之不幸抑尤有可悲者已余旣借而錄其副殘缺者去之凡得詩一百十七首并爲序其崖畧後之知人論世者庶幾有所考見也夫

二彭集序

往時四川彭吏部樂齋與其弟磐泉皆以文學名於京師予

生稍晚未及見也及至四川則樂齋已由廣東肇羅道罷官歸而磬泉之歿久矣時樂齋年七十餘爲錦江書院山長嘗顧予而歎曰予弟兄自相師友平居刻勵學問務以古人爲師而於學古文尤力吾兩人所爲文前皆有刻本顧叢脞散佚僅存五六種子幸爲考定之俾我兄弟二人稍以見於天下余受而置之篋衍閱數年南北奔走迄未暇以爲辛丑居里乃始發篋讀之汰其稍近俗者定樂齋詩文爲白鶴堂集六卷磬泉文爲求志堂集四卷於是彭氏兄弟之集秩然可以傳世而聞樂齋之歿又已逾二年矣嗚呼四川文學之士在宋最盛迄於元明其流風餘韻尙有存者及邁明季之亂舊德之名氏耆老之教授與夫故家之文字書冊泯然靡有子遺百餘年來士子安於陋劣庸近而彭氏兄弟乃特起於

疇人之中以古人爲師法其文清而婉簡而有要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歟而惜其卷帙之止於此也余旣爲之審定繕寫一藏家塾一授吾縣知縣楊君卓俾刻之官廨庸以報故人於地下且以踐數千里外宿約云樂齋磬泉皆乾隆丁巳進士磬泉由翰林官至涼州同知楊君亦四川瀘州人故以屬之

陳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詩文集序

錢塘陳君桂生挾其祖句山先生詩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踵門而請曰願有序也嗟夫余官中書舍人於先生爲後進自乾隆戊寅始獲識先生於朝繼以詩文相質先生謂與可言者時時引而進之是以辱有牙曠之知甲申余從校獵木蘭先生亦以上書房師傅侍諸皇子在屬車豹尾間

益習聞先生言論風旨與所以自得者大抵以名節爲坊表以詩書爲枕藉以廉靜寡欲難進易退爲標指入其家衡門兩版凝塵滿席不知爲列卿之尊與京兆之雄駿也發諸詩文不以氣炫才不以詞害志淳古澹泊清遠閒放適如心所欲出至 國家之典故名臣之事實著於序記志傳者一唱三歎反覆詳盡而不厭其繁以裨於世教故同時若沈君椒園商君寶意杭君莖浦輩靡不歛手推之余嘗讀南史至傳昭徐勉諸人其撰述雖不盡傳於世而清修令節愛素好古翛然若出塵壒輒傾仰企羨於千載之上今讀先生集知六朝之名卿遺韻迄今猶未泯也丙申春余歸自蜀中而先生前七年歿矣求其集不可得爲之悵然又七年余修西湖志於杭州竊念先生籍錢塘西湖事蹟載於詩文者必富從其

家求之卒不可得蓋十餘年來殊以爲憾今桂生述祖德採
遺文輯而錄之使先生生平撰述粲然備見於世是集也傳
將先生言論風旨顯顯然溢於聿牘後之論世者且以爲傳
昭徐勉之比其可嘉尙也哉爰因序而并及之

李恒齋先生金筑槎謠序

貴陽爲古施羅鬼國不見於漢地里志楊慎以爲卽古鬼方
然考孔穎達詩疏干寶易註世本唐書類皆與楊氏說左蓋
地極西南猺獠雜處文獻率無所考獨其形勢險隘豁谷阻
遼九溪以上深箐大林盤錯回互足以馳騁游覽而非有事
奉使焉不得至卽至矣又非文詞之工者卒不能取而模範
之也吾師李恒齋先生以侍御典試黔中由幽燕經河洛歷
洞庭沅江之勝往返七閱月旣歸次道途中所作爲金筑槎

謠凡山水之岫奇風物之倣詭以及賓朋讌集感時弔古之
思靡不畢具其旨深其音雅其才情踔厲而卓越洵乎言之
文而行之遠者矣今 國家文治昭融遠被遐裔貴陽人士
非復如曩時荒畧又得名賢以振起之文章山水交相映發
則匡衡所云化俗而懷鬼方者必於吾師之詩歌是驗而後
有考圖經志輿地者亦將據以爲信非第鑿險探幽以資吟
詠者比也

朱吉人春橋草堂詩集序

余家青浦縣城之南又南六里爲泖湖逕泖二十餘里爲浙
江嘉興界又數十里達於桐鄉蓋距余家百有餘里云桐鄉
平遠閒曠爰基之山胭脂之漚梧桐之徑芙蓉之浦村居相
望桑麻晚靄有魚蟹之饒蒲蓮菱芡之美風景皆與余青浦

同士生其間往往鄙名利而耽邱壑賤紛華而樂幽澹以詩書爲職志以吟詠爲寢食得於地者使然故余與朱君吉人嗜好同性情最契者以此君工詩詞善畫居桐鄉兩兄皆登甲科躋膺仕獨君蕭然塵壚之外西泠吳興廣陵茂苑歲必一二游焉拏舟所至名流詞客聞風鱗集相與搜巖剔穴及浮屠老子之宮披其碑碣摘其幽勝舉而發諸篇章故其詩詞日益工余以乾隆庚午識君於吳企晉璜川書屋時朱子存兄弟又君族兄弟也文酒之會最密後余在廣陵君來訪其親串艤舟紅橋偕登康山平山堂吟眺爲樂又三年君應順天鄉試至都門適曹來殷趙升之張少華皆在聯詩鬪酒盤旋半載而返己亥余乞假以事過桐鄉訪之不遇後四年而君逝矣爲之泣然今趙舍人億生挾其全集以來始得讀

而序之嗚呼自與吉人定交迄今四十餘年同游諸君少長不一皆莫有在者其詩詞亦多散佚不全惟君集得賢子弟以守之且將授之梓以行於世詎非幸歟讀是詩將山水之美賓朋之盛與夫書畫金石一一可考而知而君之聲音笑貌及性情嗜好皆將想象得之誰不以爲山澤之臞列仙之儒也斯可破涕爲笑者矣

沙斗初布衣白岸亭詩集序

余常與曹君來殷論次當代之詩以爲今臺閣之上士大夫以功名自著者其詩列屋兼輻不可勝紀若夫泉石之士名章傑句不遇於時而必有聞於後者當以李碩夫張崑南及沙斗初稱首或曰碩夫之詩澹澹崑南之詩清遠而閒放味其言皆若安貧守道翛然寡所感激者獨斗初詩才力奇

傑或沈雄而踔厲或抑塞而悲壯有無聊不平之憂思與泉石若相遠者何也今夫林木之生於崖厂也駸然已爾及其歷霜雪迎風颺則槎牙攪糾慘慄呼洶而不可止山泉之正爲濫而仄爲洄也瀏瀏然已爾及其匯澗壑激瀑流則噴薄搏擊之音作焉誠未可執常理以例之也由斗初之遇以考其詩又何足異歟余自與斗初交迄今僅數年爾碩夫已卒崑南隱於醫今年復晤斗初其貧愈以甚而沈雄踔厲抑塞悲壯之氣如故豈尙欲以功名奮與臺閣之詩人鬪奇角異與夫遇不遇命也古之人抱負英偉非遇世有識者往往賣卜采藥以老不見有無聊不平之感斗初雖寥落摧挫然才力奇傑詘於今而傳於後也可信以視列屋兼牆者有異矣又何不平之與有來殷贈斗初有云蕭瑟三秋氣飄零五

字詩余恒歎其言爲定論顧自今以往竊願進而爲激澹清遠之旨以與兩君子合以庶幾於安貧樂道者則斗初之可傳又將不僅以詩也夫

張崑南布衣鶴健堂詩鈔序

嵇叔夜琴賦云器令絃調心閒手敏觸攬如志惟意所擬叔夜工於琴其敘聲音之理可謂微矣蓋愀愴惻減者吾知其爲笙繁會叢雜者吾知其爲笛激昂煦殺者吾知其爲箏與瑟之數物者凡擔夫鬻賣與夫委巷之竈娃鬻婢皆得辨其節奏而指其工拙至於琴澹泊杳冥非榮期綺季之倫不能學學之非終身不能工卽工矣如牛鳴益如雉登木聽者未有不勸而思臥東坡云古木嵌空微黯淡誰爲聽之誰爲傳諷其詩可以浩歎也詩之爲道亦然靖節以下若龍標摩詰

襄陽蘇州柳州諸公淵夷冲澹皆琴中人也其詩皆琴聲也
自世之學詩者升沈榮悴苑枯得失之情亂於中亢厲麤豪
槎枒桀驁之習染於外而知其旨趣者蓋寡矣吾友張子崑
南以布衣稱詩吳下家屢空常日午無炊烟顧好琴天平之
山支硎之嶺潭東潭西之勝每出游輒攜琴與俱詩人吳子
企晉過子葆中沙子斗初暨方外石杉念亭輩晨夕過從必
鼓琴以相娛悅間發而爲詩卽景會心抒寫物理如朱絃疏
越一倡三歎洵乎王孟韋柳之遺得於琴者深矣崑南詩旣
多不自收拾企晉今之牙曠也爲擇其佳者刻之世人讀是
詩當如儵魚之出聽樞馬之仰秣焉豈患誰聽而誰傳哉

張策時華海堂集序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說者謂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爲其迹相反而孔子兼取之者何蓋狂之志嚶嚶然必曰古人夫旣與古爲徒則一鄉一國之士且不足以供其友又豈能低首下心闐然驚媚世之爲勢非極於踴踴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三代以後士人以酬酢爲工以韋脂爲巧以同流俗合汙世爲能其行如是況於言乎又況於言之精者聲爲詩乎其尤黠者或轉取忠信廉潔託之以自飾而嵬瑣詭譎之習終不能自掩於詩吾友張子策時狂士也儻蕩疎豁豪俊不可一世視便辟善柔機械變詐之徒唾若泥滓然以故游於公卿間恒爲忌者所中學不施於用身不適於時也然意氣不稍自貶損尤喜爲歌詩心所感憤道古以刺今緣情而類物寫其無聊不平者必於詩鏤肝擢腎結爲章句呀然以笑奮然以躍忘其飢寒

奔走者必於詩所擬樂府數十篇出新意傳以古音皆剔陳言去之及在浙江游天台雁宕諸山詩益奔放奇偉可喜蓋志足以植其氣氣足以輔其才才足以運其學是以筆墨馳騁幾與古人相上下君交游絕少頗以余爲知言今秋入都出所次華海堂集屬余序總觀其詩若琢虞荀出鱗甲以爲之而也若繫怒驥蹏齧介倪而戰鬪不得施也若大塊噫氣謫者叱者鼓萬竅而怒呬並作也若大波爲淪小波爲漣轟剗推盪隘宇宙而撼山岳也嗚呼可謂盛矣古之狂者如迷陽郤曲僅傳於莊周之書他若子桑曾點輩其歌率不傳至阮籍以狂名詠懷諸詩最爲世習誦然爲晉王勸進識者羞之今君旣以詩名世其歛寄歷落之概與掩抑塞隄之狀讀其詩如見其人與世之尫瑣詭譎裁摘工巧以自文者不待

如黑白而自別世有識者其必因詩以取君明矣遇雖室又何惡焉華海者君登華首望雲海爲平生游覽最故以名堂且志其集云

趙升之嬾雅堂詩集序

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君註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然風以述治道之遺化頌以美盛德之形容則其源固罔弗出於正者唯出於正是以直陳之爲賦曲陳之爲比爲興無所之而不宜詩有六要歸於雅焉可知矣鐘師磬師笙師之隸在春官也其器絃詳矣彼漆筓弁口以羊革爲鞞者器至渺小爾而猶以雅名則編鐘編磬與夫鼓鞀簫箎柷春牘之屬其音要歸於雅又可知矣詩雅故音雅音雅故樂雅然則詩寧可以敖辟喬

志趨數煩志參之與上海趙君升之夙以詩名吳會間近出其所撰嬋雅堂集讀之大畧據經史爲根柢循古人爲矩矱取叢書稗說爲輔佐又本諸蕭閒真澹之志故發於音者或曄諧慢易或廉直勁正如鑠銑然石播柞鬱之无形也如皐鞠然長短疾舒之悉中也可謂廣大而靜疏達而信恭儉而好禮於大小雅有合焉者已昔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有四大雅之材三十有一其人雖不可考見意必兼雅之正變者言之然鄭君又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豈非變雅之什或有所悲憤怨誹而正雅尤粹然無疵與今者風化休美歌頌洋溢值正雅競作之時而升之操其雅材用刮剗夫敖辟喬志趨數煩志者之所爲以還賦比興之旨大師將蘇同律以播之而審爲雅音之宗也豈不盛哉

趙升之姬觸集序

趙君升之與余生同郡長同學先後同官於朝君顧喜爲詩有所作則以眎余數年前嘗屬余序其嬋雅堂詩集故知君之詩之工者惟余爲深而能言君之詩之工亦必以余爲最乾隆戊子以阿大司馬奏請均從軍於滇舟車戎馬所至輒爲詩以自陳寫庚寅秋駐永昌幕府無事君乃總其所作編爲一集名之曰姬觸又屬余爲序余循誦再三茫然慨然歎君詩之工而不能知其所以爲工也或曰君博聞強記其才如萬斛泉觸地而出隨其形之大小聲之疾徐長短靡不中節且自豫楚而黔而滇出西南徼外又二千餘里風俗之俶詭山川林莽之險怪烽烟礮石之可駭可愕皆前古詩人所未及故其取材也富而見於篇什者肆而奇余曰是則然

矣子不聞黃帝之張樂於洞庭乎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北門
成聞之蕩蕩默默意不自得其能知樂之所以爲工乎雍門
周之鼓琴也孟嘗煩冤索欬仰天太息至泣數行下當是時
其能知琴之所以爲工乎觀君之詩亦若是而已矣莊生有
言逃虛空者黎蠹挂乎黽黽之逕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况
乎昆弟親戚馨欬其側者乎余之讀君詩如聞楚音如接聲
欬悲喜交集久之傍徨而不能去焉爾其惡能知君詩之所
以工不能知君詩之所以工又安能言君詩之工乎余從君
南行君有作莫不繼聲焉其篇什蓋畧相等間嘗取而觀之
恤恤乎湫乎攸乎若不可以終帙然則余之詩且不自知其
所以爲詩又惡能知君之詩哉君曰甚矣子之善言詩也蓋
有深於知者矣因遂書以遺之雖然後之人苟考時以論事

熟復而深思其必有能知之而且有能言之者矣

朱子穎菴繫集序

余友朱君子穎奇偉士也始余與桐城姚姬傳交好因以識子穎後八年復與子穎相見時方登鄉薦才華著於京師察其眉目間軒軒然有英氣心固已異之及子穎出爲四川知縣獲劇盜引見

天子奇之且知其能繪事命作畫以獻君益跼弛自喜頃之擢爲重慶府知府會余從討金川抵蜀則子穎以當事故例宜引避改補又以應償官帑數千兩貧至不能歸視其志氣較曩時少殺焉然聞余至則載卮酒飲余且出數年詩見示豪宕雄駿取材也富而宗法也高生平抑塞磊落之意畢具諸人嘗少詭於法蓋余夙知子穎且知子穎能詩

不意其工若此嗚呼世之貴有奇士者非其詭異隱僻之謂奇則氣直於機變捷巧有弗爲奇則志剛於便辟逢迎有弗屑出而任天下大事忠義激發必能自伸其名節故足尙焉然士人陟伏草莽或連蹙屯蹇於下更非言則志與氣不可得而知故觀於詩焉可以用人可以陰識天下士昔陳同甫辛卯安之徒義不苟合當世言語著作往往驚時忤俗微國顧有取焉折節下之若唯恐不及而後人讀其詩若文亦輒感慨流涕蓋忠義之抑塞磊落感人最深讀子穎詩因以知子穎爲人世而不求奇士以植忠義則已求奇士必有取子穎則是詩特爲其乎尹也已子穎奇士顧嗜釋氏之說嘗獨往大峽絕頂觀所爲菩薩光者今以謝事閒居乃躍馬仗劍出岷山外千餘里覽壁壘戰鬪之狀以發皇其志氣子穎之

奇益見其詩亦將益進於工蓋不得而知之已余年運而往
久困兵間頽墮不可收拾藉君詩底以自激發云爾姬傳工
古文且深知子頽者書一通郵以示之其殆以余爲知言也
夫

吳沖之白華詩鈔序

翰林侍講吳君沖之夙以工詩稱海內與余同鄉里及壯同
爲中書舍人以是往復唱和見其詩爲多癸巳君奉命視
學蜀中而余適從軍討兩金川弓刀之所戛擊而鼓角饒鐃
之聲相間也君顧時時以詩眎余閱年餘裒其所得成六卷
凡四百餘篇夫翰林古史官也周時外史掌書令內史掌王
命而大史抱天時嘗與大師同車蓋非獨以文章爲職業其
於機祥占候有兼司焉執同律聽軍聲意大史亦肄業及之

歟春秋之世若師曠輩其職在播鼗柷絃歌諷誦乃能識死
聲知風之不競蓋詩通於樂樂通於律律通於兵故司馬氏
撰律書舉戎事爲言猶古法也大師執六律六同以教六詩
六德爲本六律爲音如是而詩始工則聲變節族有以通天
地陰陽之故而其地之淑慝治亂可知也然大師失職久矣
所以吹律而聽軍聲者其術不傳是以不能驗之於律而獨
可考之於詩余曩者見君之詩如攬綢援簪者然深其爪出
其目作其鱗之而於以聲大而宏今奉輜軒之使攜乎蠶叢
之側奇陸海之富衍圖經古蹟之可喜可愕省風入詩乃一
歸於溫柔閒雅協於賦比興風雅頌之旨淫與過凶與慢無
有也其得大師之教者歟獨苦於兵久矣殺氣相并四載未
已取君詩而聽之則金川之將寧軍事之將戢其可燭照而

兆卜矣乎余向者承乏內制蓋內史之職於大師六詩頗究心焉今磨盾草檄不暇以爲爲之亦不如曩唱和之工視君詩蓋茫洋以歎也他日者王師獻捷執訊獲醜君織在雅頌當如吉甫之美江漢史籀之紀車攻以美盛德之形容以告成功以備愷樂則君詩之盛又有不止於是者矣

褚左戔學士詩鈔序

自吳公子札與齊衛名卿贈答而言偃復游於聖門說者遂謂吳人獨得文學之傳顧漢魏六朝以迄三唐吳地之言詩者日盛而如曹劉陶謝李杜韓白之倫號稱大家者類不出於吳何歟至宋范石湖居士始以其詩與誠齋放翁輩角立世並稱爲大家莫敢軒輊焉吳中文學之傳雖謂之振於石湖可也同年褚左戔學士生季札言偃之鄉少時下筆爲詩

則已驚爆諸名宿旋以獻賦 召試爲中書舍人頃之登詞
館侍講幄出而視學湖南舟車所至山水之勝發皇耳目於
是爲詩共若干卷石湖以前未有若是之富且工者也昔皇
甫持正序顧逋翁詩謂吳中山泉英淑怪麗君出其間吸輕
清以爲性噓鮮榮以爲詞是以逸韻長句往往出天心穿月
脇非尋常所能及然逋翁詩具在實不足以當之今觀君之
詩茂矣美矣諸好備矣其捲波激濤則太湖異石也曾枝圓
果則洞庭朱實也幽迴閒放則華亭清暎也鉤錦秀澤愈探
愈不可窮與虎邱支硎諸山寺奚以異吳中英淑怪麗之氣
至今洵萃於君君復能翕受而傾寫之第其風格於石湖差
近豈非吳中詩學名家以嬾文學之傳者與考石湖居士雖
爲中書舍人掌內制然嘗出使異域尋棲棲於楚蜀交廣閒

讀攬轡騁鸞桂海虞衡錄可見也度其從容省閤蓋無幾時
君旣遍歷江山之勝又侍從 法宮以文章記注爲職業
由是沛鴻詞揚偉績石湖所未及者君得兼而有之誠齋敘
石湖詩謂長於臺閣之體者短於山水之味豈篤論哉余交
於君幾三十年詩場酒座靡不共也君所作往往得廝名其
末今別君八年讀其前後諸集進而益富且工而余頽然老
矣并不能企邁翁也然余思之言偃學於聖門出則得人學
道以絃歌治其民入則講求喪具禮運之事甚備至季札所
觀十五國風皆能指其興亡治亂而於唐虞三代之德審音
而識其所以然然則區區詞賦之流蓋未足以盡文學也君
其更有以進余矣夫

高秋士七峯草堂詩集序

自古文章之士少達多窮論者於是互推其故而孫氏樵之言最詳以爲物之精華天地所祕惜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茂重溟夜光之珠在龍頷抉而不已櫝而不知止不窮則禍文章亦然陸氏龜蒙亦謂天物不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長吉天東野窮正坐是也蓋謂文之工者天必窮之雖然豈知天者哉太史公柳子厚皆言屈原左邱諸人放逐乃賦離騷失明厥有國語然則窮而後工非工而後窮也古來放逐失明者何限類皆草亡木卒其不放逐不失明而草亡木卒更不可勝計惟數君子者不做天壤窮乃益工工卒不窮故謂詩人少達多窮者吾竊疑而不信今讀高君七峯草堂集益知天之非無意於此也君貴介公子父歿以衣食依人四方舉於鄉年四十許遽以病歿無子歿後一年妻亦

歿蓋君之窮若此旋觀其詩如玉有英如金銀之有氣如珊瑚夜珠孕育溟渤而光采越於深淵凡君一笑一言顯顯然浮溢紙上其好山水篤友朋之高致若或見之是君雖死猶不死也天之生人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勢不能以兼美然推其意往往鄙科名富厚之榮而以身後文章名爲最貴今者窮君身不窮君之名窮君生前不能窮君身後與草亡木卒者相去遠矣彼沾沾焉以世之科名富厚爲窮達豈足以知天哉君名文照字澗中號秋士浙之武康人詩始於乾隆辛巳卒於庚寅凡十年其若干卷摯而集之者烏程朱君維藩維翰兄弟梓之者則滿洲某君某云

蔣立崖司馬詩序

余始官通政繼遷大理寺卿職在筦天下章奏與刑名獄訟

之數因以知案牘之繁莫如湖北而漢陽一郡尤多蓋湖廣
爲水陸之衝自京師而南滇黔而北皆取道於此江浙閩廣
之貨淮揚之鹽高桅大艚日以千數至四川商販及瀘州銅
運由瞿唐放溜而下瞬息可達而漢陽所屬漢口爲天下四
鉅鎮首闕衢溢肆摩肩擊轂其間蔬勇鬪狼爲鄉里所擄甚
則殺人亡命椎埋剽劫之徒睢睢盱盱什伯竄處根枝牙盤
不可究詰非明幹兼人之材則叢脞顛躓于吏議以去者十
恒八九然當周之盛德岐周所化自北而南故詩於漢廣言
游女之難求而犯禮之事絕於汝墳念父母之孔邇而遠害
之思深蓋周南之化被於江漢最先自後美聽訟而甘棠作
興貞信而行露歌惡強暴無禮而野有死麕刺之風之在名
南與周南無異至於今而羣以爲難治豈果時易世殊風尙

習俗大遠於古歟抑民猶是民有司不知所以風之是以奸
宄不遵而刑名獄訟之日滋也吾友蔣君立崖吳之詩人其
議論意氣往往凌厲一世放筆而稱詩則感激豪宕稱其爲
人由乙科調漢陽令閭左訟牒日以百十計大吏文移督辦
日以數百計待質之氓駢頸錯趾在階下君攘袂奮臂判決
若流水頑者服獷者惕強暴犯禮之爲寢以衰息當是時疑
無暇於詩及來京師出詩數百篇審其音廉而謙正直而靜
按其節族倨中矩勾中鉤纍纍端如貫珠考其登臨贈答若
蕭然無事者所爲而江漢之風濤及大別之雲煙變滅皆取
以供詞章之用甚矣能兼人所不能兼也君曩適秦中嘗作
秦游吟以志感慨秦固周南之地也今宦游於楚用其暇日
復出文詞以自娛戲君之詩自北而南殆將以風教導其民

使民興起於二南之治而無復讎勇鬪狠椎埋剽劫世有採風者將由此以覘禮教之行而刑名獄訟之繁將格而漸簡也顧不休哉於其歸書此以爲序焉

吳鑑南黃琢山房集序

乾隆癸巳六月十一日進討金川之師再潰於登春知州吳君鑑南死焉七月二十四日余由南路馳抵成都則當事者已奉君栗主躋於慰忠祠余往祭而哭之復見其妻之叔周君輔鈞言君死事甚悉余聽之淚泣然下不忍竟其詞又三年丙申金川平今年丁酉周君自衛輝寓書來曰鑑南黃琢山房集六卷刻已竟蓋同年陝西巡撫畢君沅所助也鑑南以鄉試得出門下知鑑南之詳莫如執事且樸庭詩集幸序其概矣今鑑南大節卓然微執事奚以徵信於後世按君名

璜鑑南其字浙之會稽人曾祖濬哲內閣中書舍人祖棖直隸安肅知縣父煥文貢生工詩世稱樸庭先生君已卯順天鄉試舉人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久之選湖南澧州知州次河南樸庭卒貧不能歸時君同年朱君岐方知衛輝府乃以孥依朱君而獨扶柩歸葬喪畢赴選揀發四川總督劉君秉恬舊識也招之參幕府事及是將軍溫福兵先一日潰於木果木賊乘勢將圍登春總督以夜帥衆突圍出從者甚君尾之行君謂我軍尙衆且各官之僉僕及貿易人不下四千吾不可舍以先比至崇德賊已扼山梁隘口轉石下搏擊馬傷墜入深澗以歿年四十有七事 聞贈道銜 賜祭葬入祀昭忠祠蔭一子以知縣選用君爲人忠厚木訥落落莫莫不事家人生產承其家學獨好爲詩又爲知府商君盤之甥學

士周君長發之弟子以是其詩益工當苦吟時晨炊不具听
然聽之及爲戶部益甚署中常出片紙督促議事胥隸相望
於道弗之顧也冬夜數造余言詩至地爐漸滅茶瓊冰凌凝
結戶外雪數寸許從人鼾睡數四寒噤齒牙戛擊有聲君斷
斷不置強之再四而後去其專且精如此金川始平將軍阿
公使總兵成德收陣亡將士遺尸瘞之余屬成君覓君骸骨
無驗不能得也而周君經歷干戈倣擾乃能護持其詩久而
不失余視周君有餘媿焉矣鑑南子安祖纔十歲期以數年
後招魂葬於故鄉墓中之石蓋有待也余恐其事蹟湮沒故
仿唐人之例次其生平出處序於卷首以塞余悲以慰周君
之請至其詩春容莊雅而才氣不可遏抑有識者當共知之

春融堂集卷三十九

青浦 王昶 德甫

序四

金二雅播琴堂詩集序

歐陽公序梅聖俞詩謂窮而後工考聖俞始爲大臣所知屢薦宜在館閣授國子監直講累官至都官員外郎命修唐書豈得謂之窮歟竊謂窮者非盡連蹇顛躓之謂蓋謂仕而在下焉爾必下位而能工何也蓋詩之爲教在研求乎經籍藝文之精攬取乎山水煙月之勝涵泳乎前賢風雅之旨修此三者故全也然專其力乃能博於學靜其心乃能會於物使身勞於國而慮盡於事自非上智必遑遽而不得寧且遺忘茫昧以失所學惟放於寬閒寂寞圖書足以自恣景物足以

自怡當其發於詩也或刻燭而得或腐毫而求或壁牆廁溷
置筆硯以書之迫促膠擾之習無足以動於中其進於工也
詎不宜哉二雅與余交垂四十年其始也爲名孝廉偕今總
憲紀君渡湘江過梅嶺探幽攬勝以寫其蕭曠自得之趣及
官於朝以國子教導爲職又在四庫館久典祕書行將試
以政事矣跡其生平出處皆與聖俞相似不可謂之窮而遽
辭曹事引疾歸於吳江乾隆癸卯春與余遇於西湖其氣穆
然其容晬然出播琴堂集讀之春容和雅一唱而三歎經籍
之精無不備也湖山之勝無不賅也得昔賢風雅之正不靳
於工而自工窮不窮豈足爲二雅論哉雖然聖俞以修書終
於京師宛陵山水之地弗獲投簪而往鼓枻而游也而二雅
壯年謝事歸於故里其於詩心靜而力專東南山水之勝復

有以助之則二雅之詩之工又當非聖俞所及也知二雅之詩之工則余之不能工審矣以余之不獲工於詩而二雅猶出其詩屬余爲序余寧不滋愧歟史君誦芬詩人也蓋二雅之同鄉客於余最久於其歸作序以貽之工與不工閒誦芬其有以辯之矣

楊蓉裳吟翠樓藁序

昔鈍翁言詩有臺閣之體有山林之體磊落華瞻臺閣之詩也悲嘯憤慨山林之詩也爲臺閣體者宜貴宜大其設施爲山林體者宜不偶宜無所表見信斯言以言詩將畫爲兩戒區爲兩人離而不可相兼且何以處非山林非臺閣者歟夫山林臺閣時之異也所以爲詩則豈有異哉譬諸水其出於山也湧而爲濫縣而爲沃仄而爲汎其運於海也朝而爲潮

夕而爲汝大而爲瀾小而爲淪求之於水蓋一而已矣發之有源滙之無盡由是因物賦形將怪變百出不可勝紀也兩體之云豈通論歟楊子蓍裳於學無不識於才無不能落筆爲詩歌時而悲嘯憤慨時而磊落華瞻山林臺閣之體雜然出之所爲因物賦形不可以一端求也年弱冠以貢來於都世之交於君者望其人適然以喜叩其學肅然以敬及覽所爲詩若河伯之面海茫茫洋咤歎適然驚規規然自失謂君非山林中人將挾其才華以揚光臺閣也試於 廷當爲令於甘肅將行出吟翠樓初稿示余余讀之若元虛賦海景純賦江所謂雲精水碧焞曜頽彩者蓋學博而才富故無所不宜如此君進不得居臺閣而膺百里之寄亦非山林者比且甘肅界窮邊風沙蒼莽山谷岨絕番戎所據北涼西夏所都

魁奇人傑橫戈百戰之地往而開拓心胷發皇聞見悉其學與才以發於詩山林臺閣之語益不足以限君也已君弟荔裳從兄永叔方叔咸以異才崛起東南而從伯笠湖先生時推通儒長者皆與余交善也君承其家學與兄弟相師友蓋猶江海之水源所從來遠矣又有分支異派滙其波瀾而增其氣勢將見放乎溟桑泄乎尾閭可量其怪奇百出也哉

翁石瓠布衣賞雨茆屋詩集序

往予年弱冠游學於紫陽書院吳門之搢紳先生布衣韋帶無不交也時李客山先生以布衣稱詩文於世客山爲人寬而靜柔而正恭儉而好禮詩與文如之是以楊文叔蔣迪夫李玉舟及沈文慤公莫不重其文而推其學客山逝後沙斗初維杓張崑南岡復以布衣稱詩吳下斗初隱於賈所至登

臨弔古其詩發揚蹈厲磊落而多奇崑南業於醫又善琴其詩醇古淡泊清新微妙二人之詩不同然其實靜正直恭儉而好禮則同稱其爲布衣韋帶之詩也嗟乎聖賢之所爲歎惜於石隱者爲其憤時絕俗往而不返故謂鳥獸不可與羣若夫時際昇平重熙累洽陳殷置輔羣龍盈朝而因以蕭閒寂寞之身適其山林風月之趣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豈非聖賢所稱尙者歟此北宋之林逋魏野潘閬傅霖之徒公卿大夫所相與締交而恐後者也余浮沈京邸及奔走四方凡三十餘年而沙張兩君亦先後逝矣竊欲訪隱君子於吳門從之游而絕不可得庚子余以乞恩歸葬乃聞翁君石瓠名知其能詩好古中年不娶教授生徒以自給又三年丁憂歸里始見君歡然如舊識君爲人寬而靜柔而正恭儉而好禮

甚矣其似客山也及出賞雨茆屋集清幽疎勁翛然自拔於
塵埃之表較林逋魏野之詩有過之無不及也沙張逝矣得
翁君而與之豈不足慰懷舊之思歟吾聞石門有方君薰省
工詩畫善八分書性情嗜好有似於翁君故世亦以布衣稱
惜余之尙未及見也他日介翁君以求之兩美相合庶沙張
再見於時而余以遂初投老之身獲與共適山林風月之趣
或拏舟而訪或據梧而吟文酒之雅比於昔日豈不重有幸
哉遂書之以爲序

魯絜非山木居士集序

乾隆庚子余奉 命按察江西旣至卽知魯君絜非名蓋君
成進士已十年矣會余在任三月遽以憂歸未及見君也及
戊申冬復量移江西布政使方以得見君爲喜君亦具書來

約君又以母憂不果而余旋被召入京師蓋兩人相見之難如此然君先以山木居士集寄余時時繙閱之因識君窮理盡性之功立身行己之概暨夫學問之淵源文章之軌則聲音笑貌顯顯如在目前雖不見君猶見君也今年辛亥夏君服終謁選於吏部始得與君相見然後知君之所以爲文非偶然也余常謂魏晉六朝初唐之文迨昌黎而一變而自唐至北宋之文至南宋而又一變大抵淳古淡泊不事雕飾適盡其意之所欲言而於窮理盡性立身行己之故紆迴反覆使人各得其解而可以著之施行此其體自朱子發之得朱子之學者蔡季通黃直卿劉晦伯陳安卿等皆今福建人劉子澄李敬子張元德等皆今江西人而朱子又屢仕於其地故學問文章之緒希風接迹者惟此兩地人爲多君生江

西之南城端慤沈靜讀書取友外蕭然自遠於流俗而是時
建寧朱太史仕琇生平誦法朱子以能古文稱君從之游又
最久承其指授則君得朱子之傳信矣文字之淳古澹泊逾
於尋常豈不宜哉古之君子聞聲則相思相思則命駕如朱
子在白鹿洞子靜訪之在寒泉精舍與伯恭信宿是也吾兩
人慕悅如此久之得見其文又久之始得見其人而君今以
進士謁選將分符以去幸而見者又不獲長相見矣故舉君
之所以爲文與夫能接南宋之緒著於簡端用告世之讀君
文者亦見吾兩人相慕而相悅不在區區離合之迹也

索綽羅氏家集序

門人英君煦齋和錄其家集來請曰某家索綽羅氏自興京
入京師代有聞人顧日久詩文或缺軼不全先公常欲合而

刻之而力有所未暇也。今將授諸剞劂，幸以文序其端。余受而讀之，有諱富寧者，雍正甲辰舉人，撰東溪詩鈔，有諱永寧者，太學生，撰東邨詩鈔。誥封光祿大夫、君之從祖祖父也。諱明德者，君王父也，撰顯庵詩鈔，亦以子貴。封光祿大夫而東邨之子，諱觀保，君從父也。乾隆丁巳進士，仕至左都御史，有補亭詩鈔。諱德保，顯庵之子，亦丁巳進士，仕至禮部尚書，有定圃詩鈔，則君考也。嗚呼盛矣！余讀本朝八旂通志，凡開國以來，羆虎之士，不貳心之臣，與夫疏附禦侮、先後奔走之衆，罔不具傳其本末，而卷後附之以詩。蓋國家受命東陲，入撫寓夏，其景從戮力者，皆挾斗牛渤溟之氣，蔚爲人傑，迨乎武功戡定，銘勒鼎鐘，豐美潤澤，其後遂以英風偉識播於詞章。世之讀是書者，試取氏族志而合考之，往往族姓

之中文武兼資所謂超軼後世者此也五公之詩格律不必盡同意趣不必相合而從容敦厚元氣盎然追風雅之遺以鳴聖世昇平之盛者固可審其詞而得之矣昔唐蕭瑀杜如晦溫大雅諸人雲初蕃衍多以進士宏詞起家文章勛業久而弗替而蕭氏至八葉宰相撰集多志於藝文以索綽羅氏較之豈非今古相埒者歟余不敏往以內閣中書入京與補亭先生尙未見也是時方考試差凡二百數十人蒙

聖恩定爲第一而其卷實自補亭先生拔之先生因錢塘梁文莊公以謀識面由此得侍先生而已卯壬午順天鄉試先生先後爲正考官余亦兩充同考及癸未會試定圃先生充總裁余又奉命爲同考辱以文字相知蓋余之奉教於兩先生如此今英君復在門牆用得盡讀其家集獲挂名於簡

端詎非厚幸也哉故不辭爲之序且重有望於英君焉

胡安公吟石詩集序

乾隆十八年癸酉余舉於鄉時解首爲鎮洋胡君安公讀其文嘽諧慢易寬裕肉好藹然盛世之音也旣於都下相見則恂恂然抑抑然不言而飲人以和壹與其文相似而獨未見其詩君以能文屢試於禮部不遇久之乃得蕭縣教諭君亦不以介意也又十餘年病卒其子文蔚建椿等始哀生平詩共若干卷爲吟石先生詩屬余序之昔陸魯望云天物不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不挂朝籍者是也余常以爲信今觀安公之詩則又異是君初不欲以詩鳴亦不肯多出其詩以炫於世往來江湖感時賦別蓋得羈旅困苦者爲多所積至三四千篇讀其詞味其旨審其節族

大抵古詩宗漢魏近體效晚唐皆啾唧諸慢易寬裕肉好及俛
仰身世間效次山樂天所作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絕無挾
摘刻削凌厲憤激之概迥與東野二李不同使其登於朝
著從容簪筆以賜盛世之音豈不偉歟而羈旅困苦久不
克振若此豈魯望之言亦有不盡合者歟抑天之困其身正
以昌其詩而不計其立言之何似歟己亥春遇余徐州館舍
握手相慰勞語至夜分君听然聽之於升沈得失無幾微見
於顏色君之所養可知已且余同舉於鄉者百餘人取科第
通仕籍者不及十之一二而能以詩鳴者尤寡君雖不達得
賢子以守其詩世有讀者望而稔其爲人覘其所養惜之而
因以重之區區魯望所云奚足爲君別白也序而歸之以俟
後世之知君亦可以無憾焉矣

汪東湖明府詩序

汪君東湖爲予癸酉鄉試同年甲戌會試始識於京師知其工詩善畫相得也旣而余以銜恤家居東湖來訪畱連信宿爲余畫三泖漁莊小冊并題二絕句去自後不相聞者四十餘年今冬其孫樹棠不遠三千里來見於蘇州且出詩集見示始知東湖及其子下世久矣東湖初知蕭山縣以侃直忤上官歸數年而歿居貧性情蕭澹常悠然若有以自得爲令又以廉潔見稱讀其詩如晤其人故鄉人莫不愛而景之者今樹棠復以孤童自奮能詩文刻苦力學與賢士大夫游如姚郎中鼎金殿撰榜以經術古文名世樹棠咸撰杖屨備聞其緒論將學行日進而後益以昌東湖詩雖不多必傳於世無疑也喜慰而繼以感歎因書於集首而歸之

吳照南聽雨齋詩集序

照南之從余游蓋十餘年於此每一見則其詩一變初爲盛唐旣而出入中晚近又參以南北宋諸家咸謂照南學之富才之長故能無所不能而人莫能擬議以測其變化余獨謂不然心之精微發爲聲詩猶雲之族於天而水之演漾滙於江湖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洊雲波水肖其類以應之而未嘗有同焉者泉正出爲濫縣出爲沃同出爲肥尾下出爲漢魁大小曲直而未嘗有定焉者況於歷歲時之久經境遇之異覽關山行旅風土之別其詩不能以無變明矣雖然變者其格律聲調人可望而知也若夫學問之盤鬱蘊積與志節之英多磊砢蓋有不得而變者存人固不能知也照南爲人勿勿乎其確也顚顚乎其自守也尙其志於不屑不潔而抗

其心於有所不爲加以學問之淹洽穿穴經史上溯說文蒼雅之原如是而發爲詩有不兼該衆體而斜見側出不可方物者乎格律聲調之說豈足爲照南論也哉世人讀照南之詩因以知照南之學由照南之學想見照南之爲人有不徒以其詩重者矣余兩至豫章識其地人才最盛而近以詞章經術見者尤多如鄧太守夢琴父子曾轉運煥吳森辛敬業兩進士魯孝廉嗣光吳太學嵩梁皆於照南之詩斂手推服無間言今歸而選授校官用詩以教其邦人弟子胥崇尚於學問志節之大將豫章之詩千彙萬狀駸駸乎其日盛也余老恐不及覩其成而竊於照南有厚望焉爾

施鐵如宗丞詩文集序

平湖令李子賡芸以書來告曰今嘉興府太守伊君湯安能

文好古性情愴雅尤篤於師友之誼其鄉試實出於宗丞施
君本房以世俗論之是爲先生小門生也宗丞歿於湖北學
政任喪歸無子詩文零落太守取而次第之將以壽之削剝
欲求先生一言以冠於首於是余噉然而哭蓋宗丞之在吾
門幾四十年矣其耿介廉潔有古君子獨行之風及由儀部
而擢科道晉京卿游次嚮用而敝車羸馬屋宇卑庠往往樵
蘇不給爲常人所不能堪終身如一日也少以詩名族兄光
祿鳴盛吳中十子之刻宗丞居其首住京師杜門卻掃忍飢
誦經故其詩文癯然而瘦瀏然而清秩然一規於正出入孟
東野陸魯望及宋梅聖俞讀其詩文宛見其所存雖不多
足以傳於世矣宗丞蕭閒簡默少交游在京師時時過吾門
清談竟日而後去踽踽涼涼之致至今猶在心目間顧余以

老病乞歸宗丞以視學赴楚別未四載遂成永訣殊可歎也
宗丞嘗序余集所以推挹甚至及其歿也余不能收拾遺文
太守乃采輯編次俾傳於後世則李子所謂讀書好古篤於
師誼者信矣是爲序

張金冶紅椒山館集序

松江張氏以科第文學世其家其間或以爵秩顯或以清望
重或以高節稱而司寇文敏公又爲法書所掩不知詩文皆
有過人者由其不自矜惜散軼失傳故世亦莫得而推挹之
也今張子金冶文敏之再從子風神散朗人謂謝幼輿許元
度弗啻也十餘年前散華落藻則已驚其長老入京師今大
司空邢君繹堂少司農阮君伯元內閣學士英君煦齋敏手
卻步而愛其才恭遇 六飛東巡修柴望諸大典金冶獻賦

行在拔置第三 賜緞匹以嘉之蓋迄於茲十載矣金治
歸鍵戶讀書將以大成自命不屑出其所作鄰於譁世取寵
之爲而世之求者愈衆發其篋擇而存之以爲行卷凡詩若
千卷賦若干卷詞又若干卷望之炳若列繡聽之淒若繁絃
以此行世方將十手傳鈔以貴洛陽之紙豈復虞其散佚失
傳也歟昔晉宋間高門令譽莫盛於王謝子弟非獨以紫羅
囊玉麈尾見長故王謝諸人之集見隋唐藝文志者二三十
家所謂七葉金貂人人有集也茲金治以恬澹者理性情以
博瞻者精學業方駸駸日上進而不自已將駕諸父而上之
區區行卷之流播其未足以盡金治也審矣

李味亭舍人詩序

詩之爲義風雅頌而已矣雅頌作於廟堂而風遍於十五國

故子夏序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言風者獨詳夫風者氣也莊周之言風曰大塊噫氣萬竅怒號又宋玉之賦風曰侵淫谿谷梢殺林莽夫風豈有異哉行乎自然發於其所不容已故刁騷蓬勃隨所觸而形之聲之工與弗工亦非所計若是吾於李君味亭之詩見之味亭家綿州偕弟鳧塘皆以俊偉鴻博之才入詞館既改爲中書舍人蓋身在承明著作之庭宜以雅頌爲職志者然家本寒素雖通籍猶不免爲負米之行由齊魯入吳越楚奔走輒數千里又往還蜀道足迹幾遍天下耳目所見與山水所歷結轡而不能平往往於詩發之君之詩自曹劉以逮高岑下至韓蘇無不仿亦無所不似而得之少陵者最多其意激昂而慷慨其格突兀而清蒼其辭軒豁而呈露彫鏤刻琢不傷於巧凡人所欲言而未能言

者標舉出之適如乎人之所欲言有解頤者有擊節者大旨歸於君親夫婦倫紀之常天時人事政治之大故於少陵詩不求工而自工非如明季詩人剽竊而比擬之也余交巴蜀士大夫衆矣唯丹稜彭先生端淑有文章道義之契其弟遵泗能古文皆夙所景慕者今二彭卽世久矣而君兄弟復以詩雄視於京師蓋非獨繫巴蜀之風凡采風於列國者皆將因詩而驗其政之美惡俗之良楮有功於詩義豈淺鮮哉

吳企晉淨名軒遺集序

嗚呼是爲我友吳君企晉之集君長余二歲余年二十四就試於金陵時君先中甲子副榜爲宿松縣教諭始訂文字之交明年余在蘇州紫陽書院讀書君亦不樂爲校官因病乞歸君祖父以素封稱家有璜川書屋別業在硯山下園名遂

初有花木亭臺之勝藏書萬餘卷書畫古器稱是吳下多勝友四方文士簪裾畢集故君之才名日著己卯鄉試中式公車過揚州盧雅雨運使以下亦莫不引爲文酒之會及至京師都人士愛慕如之庚辰成進士歸班候選南歸癸未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賜內閣中書而君泉石膏肓無心仕進久之丁父憂兄弟數人爭產於是宅第園林之屬皆廢斥蕩然君無復有曩時之清興矣時君同年畢君秋帆已爲陝西巡撫聘主關中書院後余尋亦按察西安而畢君幕下多名士故詩酒唱酬其盛不減於吳下又三年偕里君至河南湖北連主大梁江漢兩書院而君倦游不樂歸息於家不數年而歿君詩以漁洋爲宗并取三昧集五七言古詩已採六朝大家名家之蘊而才學富有風華灑落諸體皆工同時江

浙朋好中無不斂衽推服者詞法竹垞上得北宋人妙意初
訂硯山集八卷後改淨名軒集軒在支硎山中峯巖壑幽峭
前有水明樓本詩僧念亭居君愛而葺之故更以名其集嗚
呼自君歿後余出入中外不相聞者垂七八年今冬君之子
侍御德孚始以其集見示且屬余序之中間頗有殘缺又無
詞余出所有以補之歸於德孚以俟剞劂君與惠徵君棟世
交徵君父天牧先生所著易說春秋說禮說皆吳氏所刻而徵
君祖父皆出漁洋之門故徵君作精華錄訓纂最詳而敘君
硯山詩集亦深得其旨趣余又何加焉因畧敘其生平出處
與我二人蹤迹離合之故以抒向秀山陽之感阮籍黃墟之
痛而已矣

鄒曉坪午風堂詩序

往者沈文憲公以風雅之傳教於吳下者七十餘年是時海內詩人或尙流易以白樂天楊誠齋爲宗或尙苦澀以黃山谷陳無已爲法於文憲之教互有出入公入詞館受

天子特達之知稱爲清時名士吳下詩翁且序其詩集比於高王高謂明侍郎啟王謂尙書士正也夫明代詩人衆矣

國朝以詩名家亦不下十餘人而獨舉以况文憲蓋謂二家獨得風雅之正也自文憲歿後迄今又幾三十年聰明秀傑之士各以所好爲詩不復求宗於正軌是以詩道日卑今閣學鄒君曉坪天才英特以博聞強記之學裕夢搜遠紹之功發而爲詩必本於古之作者至如獻吉仲默及臥子諸家無不好也尤推尙高王而舉文憲之言爲質的今春在京師因得盡讀其集謇然以清冲然以和有時酬嬉淋漓而不乖於

法蓋風雅之傳在是矣君生重熙累洽文運昌明之世入直
詞館進贊 綸屏稽其宦迹與文愨先後畧同乾隆辛卯
詔求遺書搜大典金匱玉版之陳充湓棟宇以君充纂修官
讀人間未見之書標新領異含英咀華由是發之於詩蔚然
爲一代大宗固其宜矣夫文愨之被

主知年幾耄耄不久乞身歸吳下今君掌絲綸者八年清修
亮節海內所稱

聖天子駿駿嚮用將上以協虞廷明良鵬拜之歌次亦比成
周卷阿之詠景星卿雲梧桐鳴鳳照耀簡冊由是操風雅之
傳繩式海內則斯集當如江漢之朝斗杓之建爲 國朝詩
家大宗無疑也余文愨老門生今墓木將拱矣復得拭目以
觀其盛詎不幸哉

家條山蘭綺堂詩集序

條山兄與余族望同出太原而譜系殘缺不復能推其行輩
顧條山長余三歲稱以爲兄弱冠時同爲諸生應試場屋嘗
以時藝相角及退而爲詩互相吟賞故余兩人相視猶親昆
弟也條山性情敦厚少而沈靜簡默承其尊人補堂先生之
教能詩又工於書往時余座主夢少司農屬書大谷山堂詩
集人以爲林估王岐之比也其詩流播遠近東南人士題襟
奉袂願與訂交而沈歸愚宗伯家禮堂光祿推獎尤深至余
通籍後二十餘年歸里門復與條山相見時條山已中乙科
顧屢困於春闈連蜷摧踏宜若有不自得者而條山意思蕭
散言笑如平時蓋其所養之深如此其詩駘宕夷猶和平樂
易不才氣自矜不以辭華自眩其光油然而遠其味悠然

而長正如大圭不琢太羹不和使人得其性情於語言之外
讀其詩如見其人徘徊展閱俯仰生平回憶詩文徵逐之時
一言一笑猶顯顯然如在目前忽已四十餘年矣令子
以江干等集合爲蘭綺堂詩鈔編排舊萃將付之梓人以行
於世豈不爲條山深幸哉嗟夫吾郡百餘年來卿士大夫工
於翰墨者頗多而詩文流傳日少非其文之不工抑其後人
失學不能珍藏而刊布之聞所爲亦可稍知愧厲矣故
余尤樂得而序之

族子叔華詩序

昔柳子厚稱族子澥爲人質厚敦樸有素爲文蓄積甚富好
慕甚正其宗庶幾復興然考自唐以來無稱澥之文者其文
旣不見於世而世系表亦不志其名豈作史之漏畧抑有學

而位不顯歟或解之人與文不足副之子厚過爲是虛譽益美歟解之名雖不見於史卒以子厚文後世莫不知有解然則子厚不藉解以大其宗而解實因子厚以永其傳明矣吾宗人叔華藹然粹然以宅心和厚爲先以砥礪名節爲務繇其所學發之於詩自十餘年前世已推爲詩老及是益縱橫排奐而不詭於法度今以成進士南歸盡出其集以質於余大率引經據史旁推交通無不貫也杜韓以下宋之蘇陸元之虞楊明之高李無不倣也非好慕正而蓄積富者歟叔華高祖泰際明太學生爲陶庵先生畏友曾祖愷汝祖晦登甲乙科皆以文學名鄉國子厚所謂文雅炳炳者也今又得叔華以振起之吾王氏文章之興端在於此叔華始來京師余得其詩驚歎稱爲來者之秀及接其人而益善之叔華之詩

日進而余乃頽然老矣然則余乃不足以傳叔華蘄叔華之
能傳余也叔華自守甚堅聲利之場干進苟得之爲招之不
往也近授經於首輔阿公家及成進士公爲讀卷官乃不知
某卷爲叔華者時人以此兩賢之然則叔華之砥礪名節信
有徵矣余稱叔華詩後世其不指爲溢美虛譽也已

春融堂集卷三十九終